# 喪服鄭氏學

# 喪服鄭氏學卷三

婁縣張錫恭纂述

吳興劉承幹參校

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

疏自此已下論婦人服也婦人卑於男子故次之案曲禮云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后以下皆以適稱士庶人得其總名妻者齊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是言妻之尊卑與夫齊者也若然此經云妻爲夫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同爲夫斬衰也傳言夫至尊者雖是體

敖齊等夫者猶是妻之尊敬以其在家天父出則天夫又婦人有三從之誼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是其男尊女卑之誼故云夫至尊同之於君父也

通典馬融曰婦人以夫爲天故曰至尊也

又雷次宗曰言妻以明其齊所以得稱夫也

通典又引王肅曰言夫則可知舉妻者殊妾之文也錫恭案如王肅說則言夫而不舉妻不足殊妾是妾可謂君爲夫也與下經稱君之誼不合非是

李氏如圭曰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夫者妻之天三者皆至尊故以斬服服之

欽定義疏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此三綱也從此遞生他服而不爲他服之所生遞殺他服而不爲他服之所殺制服之本存焉耳

胡氏培翬曰案曲禮云庶人曰妻而哀公問云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則妻之稱上下通之故言妻以見爲夫斬衰之服亦上下同也　妻爲夫妾爲君傳皆以至尊釋之者亦家無二尊之誼也

曹氏元弼曰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注姑不厭婦此與大夫之適子爲妻不杖士之適子爲妻不以杖即位對文彼子爲父厭此婦不

爲姑厭也姑不厭婦與祖不厭孫誼同蓋子以父爲至尊從父而事祖不得專達於祖祖尊遠故不厭孫也婦以夫爲至尊從夫而事舅姑不得專達於舅姑舅姑尊遠故不厭婦也子天父妻天夫之誼於此著矣又案禮始於謹夫婦夫婦者三綱之首五倫之最先者其法象取諸天地故周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文言傳說坤六三之誼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禮郊特牲記說親迎曰男先於女剛柔之誼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誼一也白虎通曰夫有惡行妻不得

去者地無去天之誼也然則夫婦之道天地之誼也故本經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誼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由是觀之夫之尊也至矣又案本經傳曰夫妻一體也又曰夫妻牉合也郊特牲曰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昏義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夫夫與妻合體而妻

無敢離夫與妻同尊卑而妻無敢異此卽所謂婦人從夫無專用之道體之正以尊之也天地合而萬物與地承天也夫婦合而家道成婦從夫也其誼一也且先王之正名以定分也蓋有道矣夫稱其配曰妻妻者齊也同心相偶之誼也妻稱其良曰夫夫者扶也自上引下之謂也夫妻也者扶之使齊也妻又曰婦婦者服也見扶而服從之也是故夫妻合言則曰同尊卑以夫對妻則曰妻至親以妻對夫則曰夫至尊三者誼實合一以夫至尊一言括之可矣先王之治天下也以尊尊統親親故雖子爲母服不敢伸其

私尊父爲子綱本乎夫爲妻綱孔子曰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誼之至也至於婦人事夫人之道則經傳言之綦詳易恆六五曰恆其德貞婦人吉象傳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家人六二曰无攸遂注云言婦人無敢自遂也卽下傳無專用之誼郊特牲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坊記注云親夫以孝舅姑昏義曰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注云不順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毛詩邶風日月篇曰父兮母兮箋云言已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列女傳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

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白虎通曰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情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案夫婦爲五倫之始故婦事夫備五倫之道婦人未嫁天父既嫁天夫則尊夫如尊父服夫如服父固天經地誼不可易者傳所以至尊之文與君父同也周室既衰三綱絕紐春秋莊公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

文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解詁曰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不順疾公則已背從夫之誼約遠媵妾則懨犯妒去之條雖當日以恩相要尙近於兄弟之誼圖謀可否非有勃谿逆命之大惡解詁曰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誼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誼責之案君臣有誼故背誼要君爲大惡夫婦有誼又有恩故以恩要夫爲大惡之漸而未即爲妻事夫有四誼雖雞鳴縰笄而朝

大惡然而小惡不懲大防卽決異日通慶父弑子般
也
閔公身戮於夷魯宗幾滅皆由此不守妻道狎侮至
尊之心階之厲也履霜堅冰𣳚來有漸牝雞司晨陰
盛陽衰在國必亂在家必亡孔子痛其禍之所由生
而用小惡書之例著難辭以示貶懲其小所以戒其
大蓋卽本周公制服之意以撥亂反正俾後世知天
尊地卑之誼不容少假而壞國破家必自去禮始也
近世經誼不明服制徒沿故事罔識移天之重每蹈
不至之愆彝倫攸斁學者憂之故倫次經傳以疏至
尊之誼又案婦人從夫內夫家外父母家故士之女

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則從夫而貴天子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士妻則從夫而賤所謂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六五亦云帝乙歸妹京氏易傳有湯戒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誼也往事爾夫必以禮誼易緯乾鑿度曰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誼也至於歸妹八月卦也張氏惠言云內卦八月外卦九

月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之嫁妹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誼也又曰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誼誼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張氏惠言虞氏易禮謂緯云順天地陰陽立嫁娶之誼者謂以陰順陽正月八月陰承陽之誼因以見之京氏易傳所載湯戒嫁妹之辭是順天地陰陽之道也歸妹上六女承匡無實士刲羊無血无攸利注宗廟之禮主婦承筐米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虞氏易禮

云上宗廟交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
日而祭于禰成婦之誼也鄭注云謂舅姑沒者也必
祭成婦之誼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
豚于室此云士封羊女承筐則此也此象盥饋非祭
禮士以特豚笄菜諸侯之禮其封羊歟案此四語未是鄭所謂猶
盥饋者謂以祭象盥饋耳非仍用盥饋禮而不用祭禮也盥饋夫不與祭則夫婦共之經云士封羊士者
夫也其為祭禮明矣士用特豚笄菜則大夫用羊豕諸侯用牛羊豕矣不云牛云羊者歸妹內封兄為羊
也虞注亦云兄為羊筐所盛則亦菜也廟見以筐盛菜祭禰則盛米生時笄棗栗服脩
於見時進之盥饋時不用言无實无血者謂二五不易位張氏前曰二升
五為夫五降二為婦則陰不從陽无以奉宗廟承祭祀故稱女

不稱婦明失婦順也象曰上六无實明五正則上六有實有血矣弼案此爻之誼鄭君指祭行張氏指廟見後祭禰鄭舉一隅張補之是也以鄭誼推之則雖舅姑在昏之明日已見婦禮已成而有陰不從陽之罪不能親夫以孝舅姑則仍不得祭行雖天子之女猶士也蓋婦禮至見舅姑而成婦身至祭行而後安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菜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此其誼也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注以陰爻

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爲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說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爲吉也案此即無專用之道也書堯典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史記五帝本紀云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又云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詩何彼襛矣敘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案車服不繫其夫謂嫁時也方嫁時尚在父母家不得豫從夫之車服天子嫁女自以車送之也至同牢合巹以後則當從其夫矣嫁時始乘車

則已敬和則旣嫁能守婦禮順從其夫可知春秋莊元年公羊解詁云禮尊者嫁女於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伸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誼不可以天子之尊絶人繼嗣之路案以此諸經誼言之則雖貴爲天子之女無敢不從其夫以婦人旣嫁天夫夫婦之道本天地陰陽之誼也故爲夫斬衰三年之服天下古今貴賤之所同也雖然天子諸侯之女下嫁者旣爲其夫斬仍爲其父母不降蓋父固君也先王以此服爲尊君之斬非從父之斬傳所謂婦人不貳斬

者專據婦人從人之服以父與夫對言也此不爲父
而爲君則自不嫌與從夫之斬相貳而夫爲妻之天
之誼亦未嘗有毫髮之屈也又與天子諸侯爲兄弟
者亦爲君服斬以君服與父及夫之服不相涉也○曹
氏又曰今世婦禮多廢惟從一之誼猶所共喻故女
許嫁後夫死者往往守志不改嫁此周公孔子之禮
教所存什一於千百者也而近儒汪氏中著議之若
曰女子之嫁其禮有三親迎也同牢也見舅姑也若
夫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固六禮與然是禮所由
行也非禮所由成也何以知其然也曾子問曰昏禮
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
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
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
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
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
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

如之由是觀之請期之後其可以改嫁者凡四焉而皆謂之禮然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是禮之所由行也非禮之所由成也故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於是鄭氏增成其詞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明乎親迎而後可以喪其舅姑親迎而後可以出降之服服其父母也先王制禮以是爲不可過也故女子許嫁而壻死從而死之與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夫婦之禮人道之婚也子得而娶之則父母得而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父得而妻之則子得而母之故繼母如得不爲爲之妻者是不爲舅姑之婦也不爲父之妻者是不爲子之母也故許嫁而壻死適壻之家事其父母屬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非不矣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也不爲降合而強寧同穴生爲來婦沒稱先妣其可取孰甚焉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父母生我者也夫成我者也父母之喪無貴

與一也婦人不二斬故為夫斬則為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為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為無因於父母為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女之嫁者為人後者並以出降為父母期若使非我大宗而強為之後是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何以異於是先王惡人之以死傷生也故為之喪禮以節之其有不勝喪而死者禮之所不許也其有以死為制者尤禮之所不許也雖然父子之親君臣之謹夫婦之恩不可解於心過而為之死君子猶哀之苟未嘗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則不仁矣女事夫猶臣事君也仇牧苟息君亡與亡忠之盛也其君苟正命而終於寢雖近臣猶不必死也若使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則必為狂易失心之人矣何以異於是哉劉台拱曰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其言婉而篤矣中以為未盡也事苟非禮雖有父母之命夫家之禮猶不得遂也是故女子欲之父母若壻之父母得而止之父母若壻之父母欲之邦之有司鄉之士君子得而止之周公監於二代而制為是禮孔子述之意周公孔子不可非乎則其禮不可

過也故曰過猶不及又云昏婣之禮成於親迎後世
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見錢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許
嫁於高秀水鄭贊善之婢幼許嫁於鄭既而二子皆
不旹流薄轉徒更十餘年壻及女之父毋咸願改圖
而二女執志不移袁嫁數年備受筆楚後竟實之其
兄訟諸官而迎以歸遂終於家鄭之輿爲鄭所寒服
毒而死傳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謂
愚矣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隕其生衰可衰也傳
曰一輿之齊終身不二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
又曰烈女不更二夫不請不聘二夫也歸太候曰女
子在室惟其父毋爲許聘於人而己無與爲納平女
道而已善大徵謂汪議非也女子之嫁也其采嫁之
先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
親迎納采問名昏姻之禮所由行也納吉禮所由定
也納徵禮所由成也故女之繫身於夫自納徵始至
於請期親迎則禮成之後所行之禮也此禮之行於
女氏者也既嫁之後其禮有三曰同牢曰見舅姑曰
祭行同牢者夫婦之禮所由成也見舅姑者婦禮所
由成也故夫之備禮於婦自見舅姑始至於祭行則
禮成之後所行之禮也此禮之行於夫氏者也禮行

於夫氏者以見舅姑爲成禮故舅姑既沒女未廟見
而死者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
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舅姑在婦於成昏明
日已見而死者雖未祭行夫當爲備妻喪之禮明矣
禮行於女氏者以納徵爲成禮故納吉後納徵前壻
死者女親之爲路人不容有一日之衰也則死於納
徵後者雖未親過女當爲服夫死之服明矣何言之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
喪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未有期三年
之恩也女服斬衰夫曰有吉日則納徵以後昏婣之
禮已成者也女服斬衰則以至尊之服服之也鄭玄
未有三年之恩不云未有則斬之誼重而三年壹故
爲母齊衰之服父卒亦得三年而斬則惟君父夫三
人育之爲之斬者以其爲夫也故孔子上言壻而此
則正其名曰夫死也以爲夫而不爲之守更嫁他人
是二夫也可恥孰甚焉傳曰婦人不貳斬則既爲許
嫁之夫服斬當爲父母服期無疑不嫁於譏其父母
者以斬之服定於納徵納徵之禮父受之則婿姻之
禮父成之斬之服卽父命服之不爲之斬是父所成
者女初不以爲成也逆也且有異志也爲之斬而仍

昏姻之禮成而夫婦之情固專心一志生死存亡始
一之節也是納徵則爲許嫁身繫於夫有從夫之端
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白虎通曰陰繫於陽所以專
矣歸人許嫁笄而字之解詁笄者簪也服此者明繫
之篇也春秋傳九年伯姬卒公羊傳曰何以卒許嫁
禮也曲禮曰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
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記女子許嫁注許嫁已受納徵
日上人入親說婦之纓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
相見謂親迎親迎繫乎納徵明納徵之重也士昏禮
則相纓固也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榮
曲禮曰非受幣不交不親注有禮乃相纏固是納徵
一成不變死生以之先王所以教貞專而防淫決也
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是昏禮至納幣而成
徑乎請以禮正之士昏禮曰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
昏姻之禮廢則淫辟之罪多斯言也得無謹禮而導
親迎之先請期之後徵諸禮可以改嫁者凡四於戲
貳之重不思不貳斬之誼乃謂禮必待親迎而後成
謀新如無前事其爲辱親不孝何如哉注氏不知納
爲父貳斬且不可而請可既斬之後棄若弁髦舍舊
爲父斬是父所成者女不純成之也仍不免於逆也

終不易所以爲徵也故陳氏立曰六禮皆以納徵爲
斷於是而夫死則爲之斬禮有明文周公制之孔子
述之鄭君表明之不可誣也既爲之斬則萬無改嫁
之禮是故不改嫁而在家守志君子曰貞適夫之家
事其父母君子曰孝教育所後之子令夫自後君子
曰慈從夫而死君子曰烈借曰不然則試問服斬何
詎納徵何禮槩縗何心貞一之節何在吾恐與未亡
再醮相去無幾耳然則納徵後與親迎後有別乎曰
有納徵後雖服斬既葬即除親迎後則三年此其別
也別其時不別其服斬服至重傳云不貳斬不云不
貳三年納徵後夫死服斬既與親迎後同則其不改
嫁自亦與親迎後同無疑矣往氏所以持改嫁之說
者誤解曾子問之文耳案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
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
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
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
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
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
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毛氏奇齡經問云既有吉日
則昏誼所云請期穀梁所云告期者皆已行訖而一

旦遣喪則不得已而壻家有致命女氏有請壻家致
命在既葬後蓋以解夫前此之告期者也然後女氏
弗敢嫁謂不嫁此壻也至女氏之請在除喪後除喪
可娶矣而哀何未忘與又請壻弗即取謂前期已愆
儘可緩迎也蓋謙之也夫然後遲遲而嫁此壻焉其
日使人請壻弗取者本是一句盧氏云壻不娶者哀
未忘不即圖娶也而後嫁之即嫁於壻之既則納幣
者彌案有吉日故當致命但納徵而未請期已有弔
無致命也必致命者往云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
嘉會之時不敢猶不敢安也謂有吉日則壻當如期
逆女今壻有喪則女當待壻喪終而之之伯父之意
則有不敢安於使人久失時而嫁者以是爲數故
不得置之不問而必致命所以謝氏曰不得期爲弟言
不得繼前言而爲兄弟又以已之始告期而今不
娶且必積年累歲遲之久而後娶也女氏其順意
故許諾而不敢執前約嫁之諾者明非急於成
兄弟俾無以負約失爲歉也之免女之母父使
人請壻弗取者往請時成謂壻喪喪可以成昏女
氏以其前有辭謝意故今使人請以答其意亦明
初不以廢約失時爲意也請成昏之辭不曰取而曰

弗取者毛氏所論得之所以遂孝子之心也既請則任壻家哀益殺之後擇日來告而後嫁之蓋必女氏先請之而後壻家揄時得再告期故此請爲請成昏也經注之誼如此故陳氏立謂鄭本無別嫁之說毛氏之解可謂詳所未備注氏乃誤以不敢嫁爲不敢別嫁壻弗取爲壻喪後背昏而後嫁之爲別嫁他人遂援爲請期後可改嫁之證孔子論禮本意豈有是哉又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注奔喪服期案趨喪則服舅姑齊衰之服也此皆在親迎後若未親迎而女之父母死則服本服壻之父母死則不服常也不可過也若未親迎而夫死女既服斬衰則當其後舅姑之喪當用從服之誼服齊衰父母之喪當用不貳斬之誼服齊衰期變也不爲過也汪氏泥常禮以論變禮而議未親迎壻死從死與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爲非禮是亦未之思也夫以常禮論之納徵以後雖身繫於夫而猶是從父故必待親迎而後移天從服舅姑降己父母以變禮論之夫身已死無復親迎身既繫人靡它永矢卽當以聞訃之日爲移天之日

創鉅痛深爲之服斬從斬而推則爲舅姑期因斬而降則爲父母期誼自相因而至矣爲之斬者爲之妻也爲子之妻者爲舅姑之婦旣服斬而後事舅姑即同牢明日見舅姑之誼爲父之妻者爲子之母旣服斬而爲之立後奚啻繼母配父子不敢殊之誼生稱來婦役稱先姑所謂以誼起禮稱情立文者也至合葬之禮以未成婦者歸葬女氏相較似厚薄不均然由服斬之誼推之則合葬無不可者吾因是而歎聖人論禮之精也有未成婦歸葬之禮而後子天父之誼明明乎未見舅姑雖已同牢而死子不敢私厚也有守志合葬之禮而後妻天夫之誼明明乎已行納徽雖未親迎而死妻不敢貳心也斯即地無去天之誼也江氏以爲恥無乃恥所不當恥乎汪氏又議其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此直背經反傳不待辨矣且旣受納徽之禮何謂無夫婦之恩恩未及三年爾旣服斬安得謂之無恩何謂於增無因奉父母之命而服之何爲不孝縈緩即拚合之誼何爲失禮哉婦人以夫爲天夫死自稱未亡人未亡者待亡也所繫已隕生不如死以身殉之良可哀矣即有遺譏亦不過以毀滅性以死傷生而已乃以未

嘗事之而爲之死誓爲不仁於戲彼豈惡生而好死哉誠以身既繫之心卽事之此誼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又恐強暴之來侵辱以惆亡蠱懼親戚之令改圖以傷苦志於是從而死之斯乃成仁取誼守禮之至者矣汪氏又設非我大宗強爲之後齊楚之君死魯衞之臣自殺之喻以譏之冒亦忠彼二人者路人也此父母所許嫁之夫果路人乎路人而周公孔子令之服斬乎郎之戰魯童汪踦死焉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盡嘉其爲君敵愾報食毛踐土之恩明爲人臣子之誼不鬪以身無官守不能避禍亡身辱親罪之也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明臣之已得爵者與有祿者同則妻之已納徵者亦當與已親迎者同矣苟未有祿者一朝遇變而爲仇牧荀息之事將以狂易失心誑之乎而何獨疑於烈女之殉夫乎歸氏至云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弃夫六禮不備貞女不行者惡無禮也今夫死豈無禮乎昏禮記有有故不親迎者不以爲弃也況斬服已制夫婦之分已定而後爲之死若至其家者乎弃者聞彼有禮走而往焉此則闘彼身喪往而守焉一則禮在

彼而不備一則禮在我而必行其相去奚啻霄壤如
必強以相擬則豈聖人制此斬服乃妾爲君之斬非
妻爲夫之斬乎且親迎禮也服斬守制亦禮也處其
常而不待親迎是自獻其身無恥之甚者也處其變
而不服斬守志是自背其天尤無恥之甚者也以無
可親迎之時而責其親迎是欲改嫁者之所藉口也
儒者有主持風化之責奈何反爲導之且謂周公孔
子以成其說乎女子受聘既許嫁矣而謂未有以身
許人之道不明與經文戾乎事苟得乎禮之正雖父
母不之許壻之父母不之邦之有司鄉之士君子
皆不之許獨行其是可也以身死之可也此烈女之
所以可敬可哀也周公孔子不可非乎則納徵繫纓
服斬之明文不可歿曾子問諸節之精誼不可誣而
此禮爲過斷不可廢也董子有言禮尊於身誣春
秋大傳曰遠禮不如死汪氏所言衰之妹鄭之婢皆深
明大誼篤守經禮明知其夫之不肖身之必死而毅
然就之彼其心以爲夫背天也天可逃乎既成之而
復背之無誼無命孰甚於此是以孰一節而不屈甘
九死而無悔深合於納徵繫纓之誼女有士行儒立
頑廉周公孔子之禮教將於二人是棄君子以爲非

惟有不負恩之仁不二心之誼且有知命達禮之知
不陷父母舅姑於不誼之孝焉傳曰一與之齊終身
不改又曰烈女不事二夫夫既受聘則即將與之亝
而事之故言後可以見前舉常可以該變觀一與之
齊終身不改下即云夫死不嫁而曾子問取女有吉
日節夫死之文與之同誼可見矣孟子曰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說禮亦
然若執一端而不台全經以觀其通則壹與之齊謂
同牢也必同牢而後不改則但親迎未同牢者亦當
改嫁矣衛宣夫人柏舟之詩何以列於聖經哉夫婦
人未嫁天父既嫁天夫從父者女道也從夫者婦道
也未許嫁之前惟其父母為許嫁於人而己無與以
從父也既奉父母之命而許嫁於是人則於是人生
死以之以從父之誼從夫也天故天夫婦道卽女
道猶人臣之以忠為孝由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也若
既許嫁之後而猶有改圖則何異父教子貳從之無
乃辟乎從亂命而不從正命不得為從父不得為孝
女道婦道一失俱失蓋當守而不守與不當與而與
者其為無禮同也則並非與而以為與者其為蔑禮
何如耶而反以為善耶汪氏近世通儒斯議必有邀

而發然而世衰道微人心日薄深恐一時過激之論
遂爲後世廢禮之階故據經正之然則女子未嫁夫
死必不可改圖乎曰禮固不許其改圖也然納徵後
究與親迎後有閒能守與否在女之志爾有必守之
志而强之改圖非也無必守之志而强之守志亦非
也賢者之行不可概諸常人强人所難其弊將有不
可勝言者此狂氏之所以有徵而云也又案曾子問
言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明婦禮至見舅
姑而成夫之備禮於婦當自見舅姑始則今世許字
未嫁而死夫家迎其柩而葬之者未合於禮也然此
尙非無說以處者與周禮所禁嫁殤絕殊善乎胡氏
培翬之說嫁殤曰周禮媒氏有遷葬嫁殤之禁余少
讀之不識其何謂及壯遊四方見有子幼死未聘輒
取他人之亡女合之以爲婚姻迎而葬之同處乃恍
然曰是卽周禮所謂嫁殤是卽周禮所謂遷葬也是
今之敝俗而古人已有之也夫非古人有之禮何以
有是禁然禮旣禁之後人又何必尤而效之也鄭注
謂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亂人倫之道是釋經
則以禁之之意也或問曰世有許字未嫁而死而夫
家迎其柩而葬之者非歟曰禮女子許嫁纓示有所

繫屬既嫁而後夫親脫其纓則女許字卽屬於夫其生時已有夫婦之道矣未可以嫁殤比或又曰言子問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何歟曰是禮爲女之無舅姑者言之蓋以廟見成婦爲重是娶人論禮之精也雖然論禮之事有可從有不可從女許字未嫁而夫家迎而葬之是爲風俗之厚雖過禮從之可也若嫁殤遷葬失人倫之正斷乎其未可從也是純與拜上之別也觀胡氏此說夫家迎已聘未娶之婦歸葬尚爲禮所許則女許嫁而夫死者當守志不嫁益明矣○錫恭按曹氏此論至精至確雖非本章正解而學禮者必當知此誼爰附著之

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注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疏妾賤於妻故次妻後案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云妾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

於君子是名妾之誼但其並后匹適則國亡家絕之本故深抑之別名爲妾也既名爲妾故不得名壻爲夫故加其尊名名之爲君也亦得接於夫又有尊事之稱故亦服斬衰也云君至尊也者既名夫爲君故同於人君之至尊也注言不得體之加尊之也者以妻得體之得名爲夫妻雖接見於夫不得體敵故加尊之而名夫爲君是以服斬也云雖士亦然者案孝經士言爭友則屬隸不得爲臣則士身不合名君至於妾之尊夫與臣爲異阮氏校勘記曰單疏本作爲異通解作無錫恭按李氏集釋櫽括疏文云與臣不異則作無字爲是汲古閣本亦作無是以雖士妾得稱夫爲

君故云雖士亦然也

通典馬融曰妾賤事夫如君故至尊也

又陳銓曰降於女君故不敢稱夫稱爲君者同於人臣也

又雷次宗曰言妾以見其接所以乃稱君也

敖氏繼公曰妾與臣同故亦以所事者爲君春秋傳曰男爲人臣女爲人妾 錫蕃按敖氏引春秋傳以明妾與臣同是也然大夫以上有臣有妾君據士而言士無臣惟妾得以君道臨之而其禮與凡爲臣者同耳不得如敖氏前章說謂此妾與彼臣同也讀者分別觀之

郝氏敬曰妾接也君主也妾不敢匹適故稱夫爲君

妻從夫如子從父妾事夫如臣事君其尊同其服同

吳氏廷華曰奔則爲妾媵亦爲妾

胡氏培翬曰上注云大夫以上有地者爲君似士不得君稱然妾之事夫實與君同故雖士妾亦尊夫爲君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女子子者子女也錫恭按李氏集釋引此注四庫館臣改子女作女子而曰案各本訛作子女杜佑通典兩引鄭注女子子者女子也今據以訂正別然男子也黃氏丕烈嚴州本校錄曰張本改然爲於據監本也李本于案單疏述注于錫恭按張本謂張忠甫識誤李本謂李氏集釋也言在室者謂已許嫁黃氏校錄曰張云按監巾箱杭本謂作闕今改謂爲闕據諸本及疏也李本闕案單疏述注闕闕是也

疏自此盡爲父三年論女子子爲父出及在室之事盧氏詳校曰出及二字疏不明官制服又與男子不以反爲反錫菾按宦謂　殿本也錫菾按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句兼承妻爲夫問妾爲君不專屬女子子在室爲父疏未分析云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者男子女子各單稱子是對父母生稱今於女子別加一字故雙言二子以別於男一子者云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者鄭意經直云女子子爲父得矣而別加在室者關已許嫁關通也通已許嫁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又云十有五年而笄女子子十五許嫁而笄謂女子子年十五笄四德已備許嫁與人即加笄與丈夫二十而冠同死而不

殤則同成人矣身既成人亦得爲父服斬也錫恭按此與成人而逆降旁親者對言曹氏元弼謂斬下脫杖字未成人者但得服斬斬不得杖恐未必然

雖許嫁爲成人及嫁要至二十乃嫁於夫家也

李氏如圭曰上父條女子子在其中矣嫌許嫁即從降服故重出此文錫恭按此釋注關已許嫁之誼也

顧氏炎武曰注言在室者關已許嫁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爲之布總箭笄髽三年也錫恭按髽下脫衰字內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是也顧氏又引曾子問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錫恭按彼注云奔喪服期疏云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據注及疏則不三年也顧氏引以證此與鄭誼不合故未錄

盛氏世佐曰女子子在室與男子同未嫁無可降也此謂成人而未嫁者也錫恭按成人而未嫁者逆降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秀親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妹是也惟至親正尊不逆降其未成人者服同惟不杖爲異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然則未成人而有男昆弟者皆不杖可知矣

曹氏元弼曰經每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此不云未嫁者而云在室是通未許嫁者與已許嫁者言之不別之爲未嫁者者明未嫁者之服父與未許嫁者同通謂之在室著未嫁從父天父之誼也在室本據未

許嫁未笄者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是也兩注誼本一貫胡說誤胡氏正誼以彼注專指未許嫁之童子爲與此注兩岐錫恭按正以他經言在室專指未許嫁者言故此注特明之曰關已許嫁曹氏辨胡氏之誤正從注中關字探得者也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注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竹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曹氏元弼曰露紒也下有脫文大約謂其用於未成服時者猶男子之括髮皇氏賈氏所據本皆有此句故其釋鄭注語皆與今本抵捂孔氏所據本無故引皇說而髮之皇引注文爲孔所刪節此疏述注又爲後人斬據孔本改故文皆與今本注同而誼則與所述不合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

卻繞紒如著幓頭焉黃氏校錄曰張本云監本幓從諸本幓案監本幓下戴氏云案此下有脫文當是言監本幓作幧據此則作幧者惟監本矣字本幓單疏幓段氏曰幧非幓是錫恭按孔氏廣森大戴禮記補注云魏晉間避曹氏諱書操多爲摻幧之爲幓蓋亦其類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注總六升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

釋文布總子孔反箭笄音雞髽側瓜反　篠也素了反　露紒音計下同　之括如字劉音活　如著丁

略反幓頭七消反　子冠古亂反　子免音問　無
袵而甚反又而鴆反裳際也　長六直亮反後放此
疏上文不言布不言三年至此言之者上以哀極故
沒其布名與年月至此須言之故也以其笄既用箭
則總不可不言用布又上文經至練有除者此經三
者既與男子有殊並終三年乃始除之矣案喪服小
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彼謂婦人期服者帶與笄
終喪此斬衰帶亦練而除笄亦終三年矣故以三年
言之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鄭據經
上下婦人服斬者而言若然周公作經越妻妾而在

女子子之下言之者雷氏云服者本爲至情故在女子子之下爲文也錫恭按此總承妻妾女子子疏云甚圓非引雷說亦微誤若然經之體例皆上陳服下陳人此服之異在下言之者欲見與男子同者如前與男子異者如後故設文與常不例也以上陳服下陳人則上服之中亦有女子子今更言女子子是言其異者若然上文列服之中冠纚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總笄髽等亦非男子所服是以爲文以易之也云謂之總者旣束其本又總其末者鄭解此經云布總者只爲出紒後垂爲飾者而言以其布總六升與男子冠六升相對故知據出見者

而言是以鄭云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云
箭笄篠竹也者案尚書禹貢云篠簜既敷孔云篠竹
箭是箭篠爲一也又云髽露紒也曹氏元弼曰猶男也下有脫句
子之括髮者髽有二種案士喪禮曰婦人髽于室注
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
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
髽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
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是婦人髽之
制也二種者一是未成服之髽卽士喪禮所云者是
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者成服之後露

紒之髽即此經注是也（曹氏元弼曰據此則髽齊紒也與猶男子之括髮非一證明矣）云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者案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男子髻髮與免（陽城張氏本髻作髺）用布有文（曹氏元弼曰布上脫麻字）婦人髽用麻布無文鄭以男子髻髮（陽城張氏本髻作髺）婦人髽同在小歛之節明用物與制度亦應不殊但男子陽以外物為名名為括髮婦人陰以內物為稱稱為髽為異耳鄭引漢法幓頭況者古之括髮其髽之狀亦如此（曹氏元弼曰其當作與）故鄭注士喪禮云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也引喪服小記者彼男子冠婦人笄相對有二時一者男子二十而冠

婦人許嫁而笄吉時相對也一者成服後男子喪冠婦人喪笄喪中相對也今此小記所云參上下文是據喪中冠笄相對而言引之者證經箭笄是與男冠相對之物也云男子免而婦人髽者亦小記之文此免既齊衰以下用布爲免則髽是齊衰以下亦同用布爲髽相對而言也但男子陽多變斬衰名括髮齊衰以下名免耳婦人陰少變故齊斬婦人同名髽案士喪禮鄭注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亦引小記括髮及漢慘頭爲說則括髮及免與髽三者雖用麻布不

同皆如著幓頭不別若然成服以後斬衰至緦麻皆冠如著幓頭曹氏元弼曰如上脫不字婦人皆露紒而髽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者以其男子殊衣裳是以衰綴於衣衣統名爲衰故衰裳並見案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衰亦綴於衣而名衰故直名衰無裳之別稱也云衰如男子衰者婦人衰亦如下記所云凡衰外削幅以下之制如男子衰也云下如深衣者如深衣六幅破爲十二闊頭鄉下狹頭向上縫齊倍要也云深衣則衰無帶

下者案下記云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今此裳既縫著衣不見裏衣故不須要以掩裳上際故知無要也云又無衽者又案下記云衽二尺有三寸陽城張氏本三作五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彼據男子陽多變故衣裳別制裳又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露裏衣是以須衽屬衣兩旁垂之以掩交際之處此既下如深衣縫之以合前後兩邊不開故不須衽以掩之也案深衣云續衽鉤邊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如今曲裾也彼吉服深衣須有曲裾之衽此婦人凶服

之衰下連裳雖如深衣不得盡如深衣幷有衽故鄭總云下無衽則非直無喪服之衽亦無吉服深衣之衽也錫恭按疏以爲幷無吉服深衣之衽非也既如深衣必當續衽注已包於下如深衣句中矣此注所陳皆對下記立文云此但言衰不言裳者對記言衰又言裳也云衰如男子衰者如記衰負辟領凡記已言者也云下如深衣者對記言帷裳也云衰無帶下者對記言衣帶下尺也云又無衽者對記言衽二尺有五寸也記言男子衰帶下與衽屬於衣此注言無帶下無衽亦以一衰字領之知注皆對記言也而疏言幷無深衣之衽注詛豈其然乎傳云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者此斬之笄用箭下記云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婦爲舅姑用惡笄鄭以爲榛木爲笄錫恭按下記注云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則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榛以爲笄是也

吉時大夫士與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爲笄今於喪中唯有此箭笄及榛二者錫恭按下記疏又有櫛笄用樿然樿與榛相代爲一故此疏云然若言寸數亦不過此二等以其斬衰尺吉笄尺二寸檀弓南宮縚之妻爲姑榛以爲笄亦云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得更容差降鄭注小記云笄所以卷髮既直同卷髮故五服略爲一節皆用一尺而已是以女子子爲父母既用榛笄卒哭之後折吉笄之首歸於夫家以榛笄之外無可差降故用吉笄也若然總不言吉而笄言之者以其喪中有用吉笄之法故小記無折笄之法當記文校勘記引周學健云故小記以

下十一字蓋緣下文故小記三字而誤衍錫恭按小
記言惡笄以終喪亦謂齊衰不杖期者故云無折笄
之法也此語非衍故字上屬爲句　盧氏詳校
惟當記文三字有誤并有奪文　故小記小改下
折吉笄之首是也注云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也上
云男子冠六升此女子子總用布當男子冠用布之
處故同六升以同首飾故也十五升盧氏詳校曰十五升上浦氏鏜補朝服首飾尊故吉服之冠三十升亦倍於朝服十五
升也云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鄭知者若據
其束本入所不見校勘記曰入要義作人何寸數之有乎故鄭
以六寸據垂之者此斬衰六寸南宮縚妻爲姑總八
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同八寸緦麻小功同一

尺吉總當尺二寸與笄同也

通典女子子爲父卒哭七升布爲總錫恭按此述注首飾象冠數之誼

開元禮斬衰婦人以六升布爲總小祥練總大祥縞總禫緇總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皆布總精粗如男子之冠錫恭按通典散見於各章今依徐氏讀禮通考合敘而錄之

錫恭纍撰釋服其釋總篇曰總者不冠者之首服也婦人無冠故其首服爲總喪服經布總注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賈疏此布總笄髽者非男子所服然則總專屬於婦人明矣喪服

記言布總者二一爲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言一爲妾爲女君君之長子言也檀弓記言總八寸爲南宮縚之妻爲姑言也以上四言總皆婦人成服之後不服麻髽布髽而服布總也曾子問佴布深衣縞總爲親迎在塗之女言此在小斂之前未服布髽而服總也通典載大戴喪服變除凡言總者皆繫之婦人其始死服變章於女子子適人者爲曾祖父母素總下注云餘與男子同於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云其異於男子者素總於婦爲夫之曾祖父母云其異於男子者以素總

也此皆當男子素冠之時笄與冠對笄總相將以
總表笄與曾子問縞總同并著其異於男子則總
專屬於婦人斷斷如也其在吉服總亦屬之婦人
周禮追師注備王后之燕服纚笄總而內則婦事
舅姑及將御者皆有笄總之文則吉服之總亦
專為婦人首飾也內則子事父母節言笄總此子字容女子子故言總自笄以上男女之所共也自冠以下言男子之服不必泥孔疏乃所以然者以婦人不
冠故也玉藻記童子之服有錦束髮束髮即總也
童子有總亦以其不冠故也惟總為不冠者所服
故冠者不復服總士冠禮贊者奠纚笄櫛而不奠

總初加設纚再加設笄而不設總賓再正纚而不
正總此尤冠者不總之明徵攷喪服經注云謂之
總者旣束其本又總其末賈疏云鄭解此經只爲
出紒後垂爲飾者爲言以其總六升與男子冠六
升相對故知據出見者而言內則注亦云總束髮
也垂後爲飾夫惟不冠故以垂紒後者爲飾若旣
冠矣紒在冠中冠卽其飾又焉取人不可見之總
以爲飾乎吾故曰總者不冠者之所服也夫總者
不冠之證著而後髻髮免髽及死者之髻皆次第
可明爰作釋總以先之以上總

黃氏幹曰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至男子括髮著麻髽之時猶不笄今成服始用箭笄箭笄長尺婦人箭笄終喪婦人闕一字錫恭按當是質字有除無變也錫恭按此見通解續卷十六喪服圖式下又云妾爲君之長子雖服斬衰不著箭笄夫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不服斬衰也此語大謬攷楊氏復序勉齋於此卷有未及訂正之遺恨今節錄

胡氏培翬曰云箭笄篠竹也者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注箭篠也鄉射禮箭籌八十注同廣韻篠同筱說文筱箭屬小竹也然則箭笄者以小竹爲笄也以上笄

喪服小記疏髽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形有異同謂之髽也今辨男女並何時應著此免髽

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唯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別其麻髽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於時髽亦用麻也何以知然案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鄭某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錫恭按此即曹氏云皇引注文爲孔所刪節者也依如彼注既云猶男子括髮男子括髮先去冠縰用麻婦人亦去笄縰用麻故云猶也又同云用麻不辨括髮形異則知其形如一也以此證據則知有麻髽以對男子括髮時也

又知有布髽者案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髽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爲母免時則婦人布髽也又若成服後男或對賓必踊免則婦人理自布髽對之知有露紒髽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明知此服並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不用布髽故知恒露紒也故鄭注喪服云髽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髽也何以然喪服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服之未成誼也既言髽衰三年益知恒髽是露紒也又就齊衰輕期髽無麻布何以知然案檀弓南宫縚之

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總總爾爾毋扈扈爾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紒悉名髽也又案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云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去纚大紒曰髽若如鄭旨既謂是姑姊妹女子子等還為本親父母等唯云去纚大紒不言布麻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恆居之髽則有笄何以知之案笄以對冠男在喪恆冠婦則恆笄也故喪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鄭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以兼此經注又知恆居笄而露紒髽也此三髽之殊是皇氏之說

王氏廷相曰男以外物爲稱曰括髮曰免若曰自其麻與布言之也女以内物爲稱曰髽若曰自其髮言之也

沈氏彤曰三髽之說發於皇氏頗得經意但云齊衰期以下初喪之髽無布則非沈氏又曰至齊衰期成服之髽布總榛笄又自爲一蓋實四髽而二種也錫恭按成服之後髽皆露紒齊衰之所異者笄之御也榛也總之長八寸也而髽非有異也髽惟三種皇氏不可易

程氏瑤田曰髽婦人喪結去纚之通名對吉時首服著纚名髮者而言之也有去笄之髽有著笄之髽去笄之髽猶男子之髻髮免未成服時之制也著笄之

子陽以外物爲名婦人陰以內物爲稱則皇氏之誼益備且明矣何者婦人平時有總以束髮至有喪而去笄笄總相將幷總去之矣於是以如著幓頭者束之則麻髽布髽是也然髽之所以名不名此麻者布者而名在內之去纚大紒也故雖麻髽布髽皆可以露紒稱之蓋髽原以名其紒而麻者布者因假以髽稱也以外物爲稱則麻者布者去而髻髮免之名俱去以內物爲稱則麻者布者去而髽之名猶存齊衰以上之婦人至成服而笄而纚而猶髽不改者正以內物之稱不改也皇氏恆

髽露紒指此吾故曰得賈氏說而皇氏之誼益備

且明也顧齊衰以下之髽皇氏誼有未盡即賈氏

亦有未盡者焉皇氏曰齊衰輕期以下髽無麻布

引檀弓奔喪爲證賈氏因免用布逮齊衰以下謂

齊衰以下亦同用布爲髽錫莽按夫子誨南宮縚

之妻有榛笄有布總是已成服之髽非所以論未

成服之髽也至婦人奔喪之東髽正足爲不杖期

及大功有布髽之證奔喪記注云婦人姑姊妹女

子子也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

按女子子適人者不杖期姑姊妹適人者大功此

不杖期大功有髽之明徵也注又云去纚大紒曰髽者此亦以在內者爲稱而非謂其無布也何者此奔喪婦人著髽之節正當男子髻髮免之節彼髻髮免用麻布則此髽亦當用布又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免時不冠則此時婦人對免而髽亦不笄矣笄總相將不笄亦不總矣既不笄不總而又去纚安得不用布以束其髮乎故知對免之髽必以布也此不杖期及大功有布髽之明徵也大功既有布髽則小功以下男子皆有免婦人何緣而無布髽是皇氏賈氏二

說賈氏密而皇氏疏也賈氏又云成服以後斬衰至緦麻皆露紒而髽錫恭按士喪禮注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笄者斬衰婦人箭笄齊衰婦人惡笄也猶髽者喪服經箭笄髽記惡笄有首以髽也皆謂成服後也言笄明成服也至成服而猶髽斷自齊衰以上意蓋謂大功以下成服以後無露紒恆髽也而賈氏推而至於緦麻恐與士喪禮注相違也又賈氏所謂齊衰以下同用布爲髽者未知以四世而緦爲限乎以五世袒免爲限乎竊疑必以五世爲限矣何者小記云其餘爲男子則免爲婦

人則蠡注云別男女也謂以別男女而已無免輕

蠡重之誼也免及於五世而謂蠡不及五世乎假

令甲爲此族父之男子乙爲彼族父之女子子在

室者所謂五世者也甲爲乙當袒免乙爲甲當報

之乎抑不報乎必將曰報之矣如云報之舍蠡無

他服也以是知布蠡必逮五世也文王世子曰族

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注弔謂

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是則免與弔服相去一閒耳

蠡猶免也魯婦人蠡而弔正以相去一閒故假之

而失禮耳不然魯號秉禮豈有以重服而弔輕喪

乎哉彼雖失禮正可藉以見髽之及於五世也特以先儒未有成言姑識所疑以俟知禮之君子論定焉以上髽

通典雷氏次宗曰縗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爲縗在裳則裳爲縗男子雖其衣裳故縗獨在衣上婦人同爲一服故上下共其稱也

張氏惠言曰婦人衰下如深衣亦續衽鉤邊爲之錫恭按此可正賈疏之失○以上衰

褚氏寅亮曰此章明婦人之服異者但云布總箭笄髽衰而不言絰可見斬衰婦人要絰與男子同敖氏

謂用牡麻非也婦人喪服要重於首豈反用牡麻耶錫恭按經未明言絰此以類及

鄭氏珍曰自斬衰裳至繐衰三年凡五十字經文一連序下讀亦當一氣序下作一句始得立文本意蓋齊衰以下諸章皆上陳喪服喪期下列爲服之人獨此章首陳其服中列其人末乃著其喪期爲異所以然者經例首陳五服男女並同而女之衣與裳連首服笄總與男子異不著其異者即於服有遺錫恭按他章不著其異者以舉其隅於此章故不爲遺也雜異者於同者之中又於服不晰故經上列服下列人與諸章一例而以妻爲夫妾

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上承斬衰裳苴絰杖絞帶菅屨之同者下蒙布總箭笄髽衰之異者而後以三年總著上男女諸人喪期五十字中罔不明備此聖人立文之妙也自子夏離析作傳閒爲九條錫恭按傳本別自爲編離析者非子夏互注篇首子尹先生辨救說下經不相連讀者因昧賈疏云諸章並見年月惟此三年不言以喪莫甚於斬故表創鉅而已而後儒或謂表孝子罔極之心或謂下齊衰言三年此從可知皆不憭本經妄爲之說夫三年達喪諸服統紀經顧含隱其文反借他章以見年月聖人不如此回曲無謂也且三年之爲痛甚創鉅

齊斬一也齊衰何以忍言三年至此服不止爲父亦
不應獨體其罔極之心明經讀卽無諸肌論矣此釋三年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
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
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
於士庶人曰適人
疏不言女子子直云子嫁者上文已云女子子別於
男子此承上故不須具言直云子嫁是女子子可知
直云反爲父足矣而云反在父之室者以其出時父
已死初服齊衰不與在室同既服齊衰後反被出更

服斬衰即與在室同故須言在室也錫恭按反被出者反而被出也方居父喪反在父母家也言三年者亦有事須言以其初死服朞服死後被出向父家更服斬衰三年與上在室者同故須言三年也　鄭知遭喪後被出者若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是遭喪後被七出者云始服齊衰者以其遭父喪時未出即不杖期麻屨章云女子子嫁爲父母是也云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者若不被出則虞後以其冠爲受嫁女在室爲父曹氏元弼曰在室二字衍五升衰裳八升總今未虞而出是出而乃虞虞後受服與在家兄弟同受斬

衰斬衰初死三升衰裳六升冠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裳六升總七升與在室之女同故云受以三年之喪受也云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者未虞已前未被出至受後陽城張氏本亦作受後洪氏據他本改受爲虞受以出嫁之受以八升衰裳九升總今既虞後乃被出至家又與在室女同至小祥練祭在室之女受衰七升總八升此被出之女與之同故云既虞而出小祥亦如之校勘記曰單疏本無則字按依注當有則字上文述注作則小祥亦如之錫恭按汲古閣本有則字知阮氏目校此文而刊本錄疏文誤多者字似校上文述注考此記上文述注云云知非校述注也云既除喪而出則已者此謂

旣小祥而出者以其嫁女爲父母期至小祥已除矣除服後乃被出不復爲父更著服故云旣除而出則已也云凡女行於大夫已上曰嫁行於士庶人者曰適人錫恭按者字當在適人下案齊衰三月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嫁於大夫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是行於大夫曰嫁不杖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雖不解喪服本文是士故知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庶人謂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名曰庶人至於民庶亦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行大夫以上曰嫁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

侯之女嫁於大夫出嫁爲夫斬仍爲父母不降知者以其外宗內宗及與諸侯爲兄弟者爲君皆斬明知女雖出嫁反爲君不降錫蕃按反字衍若然下傳云婦人不二斬猶曰不二天今若爲夫斬又爲父斬則是二天與傳違者彼不二天者以婦人有三從之誼無自專之道欲使一心於其天此乃尊君宜斬不可以輕服服之不得以彼決此若然外宗內宗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豈不爲夫服斬乎明爲君斬爲夫亦斬矣

通典雷氏次宗曰不言女子子上女子子也復言子者欲見其外誼以盡子道復宏也錫蕃按孔氏疏小記未兼而出句用此誼

李氏如圭曰出則爲父三年者已絕夫族於本親還服其本服也喪之變服必因虞祔之節故變而重服者亦因其節而變

曹氏元弼曰上陳男女斬衰三年之服旣畢別出此二條錫恭按其一條謂公士大夫之衆臣以上所陳是純乎斬純乎三年者此別言其不純乎三年不純乎斬者蓋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其未在父室時固先服期服於三年誼不足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異於斬衰正服絞帶菅屨於斬誼不足是臣子之禮較殺者故上文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旣總著妻妾女子

之服而別綴此二條於末聖經立文之例精密如此
言反則在室自明經直云子嫁反爲父足矣必言
反在父之室者以初遭喪時不在室今始在室故必
言在室以明之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明至父室而
後接其餘服終三年也若旣反而始遭喪則全與在
室者同不必別出之矣注謂遭喪後而出精確之至
繼公說謬　女子子卒哭始可歸夫家而虞前有出
者人在外則罪惡易暴露設有犯淫者此時審知罪
狀則當不待其反而使人絕之
通典引馬氏融曰爲犯七出還在父母之家錫恭

按此不言出時父在與否未及注之精審然與適人無主者淄澠立辨猶足正謂爲無夫者之失也敖氏說在父之室明其見出於父存之時曹氏已駁之敖氏又云此喪父與未嫁者同則其爲母以下亦如之可知經特於此發之也自父以下凡爲此女服者亦皆從其本服胡氏備其詳備錫恭按敖氏釋反在父之室已違經注則所云此喪父此女二此字所指皆與經注不合胡氏備之未是沈氏彤曰此兼父存沒言敖是正解鄭誼亦當備盛氏世佐曰兼未遭喪而出及遭喪未練而出者

言鄭氏珍曰注依喪服小記補詳經所未言錫恭按三說略同而沈氏小疏鄭氏私箋則直宗主赦說比盛氏集編平列爲尤偏盛氏以言三年而小言所服爲衍遺喪而出所見甚是祗爲牽於赦說故未能宗注誼然自有曹氏申注詁而諸說皆詘無待一一辨之矣

褚氏寅亮曰嫁與適人固可通偁但此篇之例專以嫁屬大夫適人指士錫恭按褚說申注也然此篇亦有通偁者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不必嫁於大夫者也大夫之妻當降其爲士者注及褚氏皆據大判言之不得執一二文以

駁難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

釋文厭於一葉反後皆放此　家相息亮反　閽寺音昏守門人也寺內小臣

疏云士卿士也者以其在公之下大夫之上尊卑當卿之位故知是卿士也不言公卿言士者欲見公無正職大夫又承副於卿士之言事卿有職事之重故變言士見斯誼也云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者鄭解公卿大夫天子諸侯並言之者欲見天子諸侯下皆有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下皆有貴臣衆臣若然天子諸侯下公卿大夫周禮典命及大宰具有其文此諸侯下公卿（曹氏元弼曰卿字衍下故以孤爲公卿同下又云是以其孤爲公無卿字可證）典命大國立孤一人是也以其諸侯無公故以孤爲公卿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

卿獻之鄭注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是以其孤爲公言厭於天子諸侯故除其衆臣布帶繩屨二事（金氏曰追曰降謀除）其餘服杖冠絰則如常也其布帶則與齊衰同（錫恭按下傳云帶緣各視其冠此帶當以六升布爲之與齊衰帶大同而小異）其繩屨則與大功等也云貴臣得伸不奪其正者下傳云室老士貴臣故云貴臣得伸得伸者依上文絞帶菅屨故云不奪其正也　傳云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者傳以經直云衆臣不分別上下貴賤故云室老士二者是貴臣其餘皆衆臣也云有地者衆臣杖不以即位欲見公卿大夫或有

地或無地眾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公卿大夫其君卑眾臣爲之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卽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公卿大夫其君尊眾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卽阼階下朝夕哭位下君故也錫恭按疏以君謂有地者也屬下眾臣杖不以卽位讀誤辨見下注云室老家相也者左氏傳云臧氏老論語云趙魏老是家臣稱老云家相者案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以大夫稱家是室老相家事者也云士邑宰也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鄭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與此同皆謂邑宰爲士也若然孤卿大夫有菜邑者校勘記云菜要誼作采下同其邑旣

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之郕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則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此等諸侯之臣而有貴臣衆臣之事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是天子公卿大夫有菜地者也案鄭志荅云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 惠氏棟校本書眉上云鄭志已亡此不全引語焉不詳莫知其誼 則天子下有無地者也有菜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可知

云近臣閽寺之屬者周禮天子宮有閽人寺人閽人掌守中門之禁晨夜開閉墨者使守門者也寺人掌外內之通令奄人使守后之宮門者也是皆近君之小臣又與衆臣不同無所降其服又得與貴臣等不嫌相逼逼也校勘記曰陳閩俱無逼字是以喪服小記云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彼亦是近君小臣與大臣異也錫恭按所引天子諸侯之近臣固與衆臣異亦與貴臣殊以彼貴臣衆臣同服也此公士大夫之近臣但與衆臣異不與貴臣殊以此貴臣衆臣不同服也疏似未爲區別且小記言稅服證此尤不合云君嗣君也者釋傳云君服但其君以死校勘記曰以矣要誼作已更有君爲死君之服故知是嗣君若

然案王制畿內諸侯不世爵而世祿彼則天子公卿大夫未爵命得有嗣君者以世祿降未得爵亦得爲嗣君況其中兼畿外諸侯下卿大夫也且詩云維周之士不顯亦世左氏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皆是臣有世功子孫得襲爵故雖畿內公卿大夫有嗣君也云維菲今時不借也者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非漢時謂之不借者此凶荼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

李氏如圭曰眾臣杖不以即位下於貴臣猶庶子不以杖即位下於適子然也近臣從君亦絞帶菅屨

敖氏繼公曰此君之尊殺於國君故其臣之爲服者得以分別貴賤也衆臣杖不以即位亦異於貴臣也然則貴臣得以杖與子同即位者亦以其尊少貶故也錫恭按敖氏此說似不與注相涉然天子不厭諸侯而降其衆臣天子諸侯厭公卿大夫而降其衆臣則以大夫君之尊已殺故也此數語適足與注相成故節錄之

方氏苞曰詩書多言卿士戴記諸侯之大夫　八天子之國曰某士左傳晉士起歸時事於宰旅是也曰公卿則似專言王朝之公卿曰公士乃可包大國之孤及列國之卿錫恭按李氏心傳疑士爲卿傳寫之誤故方氏辨之

吳氏廷華曰此本在君服節內因帶屨有異故別言

之仍繫之此章之末則斬衰之服猶是也

胡氏培翬曰傳云君謂有地者卽釋經爲其君之君指公卿大夫言也與下君字指嗣君者别前傳曰君至尊也注謂卿大夫有地者爲君卽本此傳注云近臣閽寺之屬者周禮序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鄭注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寺之言侍也案此數者皆近君之小臣公卿大夫亦有近臣者儀禮釋官云禮記檀弓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是大夫之家有

闇人左傳宋公召司馬之寺人宜僚齊崔子使寺人御而出是大夫之家有寺人也故鄭云闇寺之屬也云君嗣君也者此謂公卿大夫之子父死而嗣爲後者亦謂之君云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者近臣常在君之左右故其服不得與君異嗣君爲其父苴帶菅屨則此服亦如之無所降也盛氏曰近臣卑於貴臣而其服乃無所降者以其近君故也今案經但言衆臣傳特言貴臣以別於衆臣而於衆臣中又抽出近臣言之皆以補經所未備喪服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服問曰君之母非夫

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斯皆近臣從服不與衆臣同之證也云繩菲今時不借也謂之不借者釋名云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

淩氏曙曰繼公謂室老家臣之長者也士凡士之爲家臣者皆是也經惟言公卿大夫耳而傳以有地者釋之則無地者其服不如是乎似失於固矣論曰凡經所不見者當以意求之傳注所以與經相表裏者以能足成其誼耳經不具故待傳注以補之也若經所不言傳亦不言尙何需於傳注耶如經但言衆臣

則必有不在眾臣之列者矣故補之曰室老與士皆貴臣其餘眾臣也不然則不知經之所謂眾臣何所指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鄭知此者以傳云君謂有地者也傳必以爲有地者以貴臣之中有士也有采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而已今旣有士則其爲有地之君可知矣士不得以凡士之爲家臣目之者以其貴於眾臣也貴於眾臣故鄭以士爲邑宰也必邑宰而後可以爲貴臣而不同於眾臣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知異於眾臣也室老得爲貴臣者

賈疏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按賈疏兩引皆作大夫不名家相長妾與今曲禮異賈必知大夫者以大夫稱家也故知其貴也如魯三家皆有地則公山弗狃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冉有季路之爲季氏家相皆是也必分別貴臣衆臣者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也且經亦有爲貴臣服緦者鄭氏曰貴臣室老士也若敖氏乃漫無分別然則君亦爲衆臣服緦耶何其舛也貴臣之制至戰國而後亡矣譙周曰大夫受畿內之采邑有家臣雖又別與鄉遂之事其下屬皆

止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無復采邑之家臣郡邑吏權假斬衰代至則除之按秦幷天下而爲郡縣不復有貴臣之服其禮殆與封建相終始者矣

鄭氏珍曰經止言公卿大夫明士無臣也傳必以有地爲君者有地其爲君臣也全而定無地則爲君臣也不全不定主言全而定者其不全不定者得包之也云衆臣杖不以卽位者補明衆臣之異於貴臣不止布帶繩屨也云近臣君服斯服者又以補明近臣閽寺之屬服無所降仍從君絞帶菅屨不得同衆臣也公卿大夫之貴臣衆臣近臣其爲君服有分別如

此則天子諸侯之臣不言可知敖氏於前經之君增士而去天子主謂有臣者曰君不論有地無地至識此傳云有地者爲失於固又謂近臣君服斯服乃諸侯之近臣傳言亦非其類不知小記近臣君服斯服主謂從君服說與此傳文同意別以彼駁此大非

胡氏培翬曰郝氏敬分公士與大夫之衆臣爲二以公士爲諸侯之士衆臣爲大夫之衆家臣不知諸侯之士亦公臣不宜與卿大夫異服後儒雖彌縫其說與下傳終屬齟齬斷不可從

鄭氏珍曰經言公士大夫傳言公卿大夫士自是卿

士謂公卿大夫之衆臣爲之服耳舊注原合經傳自鄭氏敬始讀公士公卿各爲一句以經之公士謂諸侯之士傳之公卿謂諸侯之卿大夫公之士與大夫之衆臣是二等人一爲其君是諸侯一爲其君是大夫愚謂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語意明止爲衆臣別白若云除此之外卽所謂衆臣也如鄭說經旣以士與衆臣對舉傳意宜云公除御卿大夫除御室老士是貴臣其餘皆士皆衆臣也而傳文如此不與經相戾乎且經公士若指謂諸侯之士其人已明白非若大夫之衆臣不別去室老邑宰

不知眾臣爲何等臣也傳止云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卽斷矣何必及公之卿大夫乎諸侯之士稱公士猶有玉藻公士擯之文可證若諸侯之卿大夫稱公卿則亘古未見此名矣郝氏不顧經傳文誼妄以公妾大夫之妾例此條杜撰武斷是爲謬極方氏觀承盛氏世佐見其新異從之反謂向來舊讀俱誤皆蔽之甚矣

疏公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眾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公卿大夫其君卑眾臣爲之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卽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公卿大夫其君

尊衆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

下君故也錫恭按傳言杖不以即位明衆臣之異

於貴臣當如李寶之鄭子尹兩先生說若無地公

卿大夫卒於位則稱君與有地者禮同如去位而

卒則不稱君無衆臣服之者矣疏以此與上文連

讀爲有地與無地者之辨非也

又按公卿大夫之家衆臣多於貴臣一二貴臣得

伸禮數特異其餘衆臣則率其禮之常禮之常者

降爲布帶繩屨厭於天子諸侯故也是公士大夫

之避天子諸侯非其衆臣避貴臣也敖氏以爲辟

貴臣而不敢與之同非也
敖氏釋傳之士曰凡士之爲家臣者皆是錫恭按
此破注專指邑宰也然加敖說凡士皆是則經所
謂衆臣何指乎玫少牢禮雍人有雍正雍府之別
雍府爲庶人則雍正其士也豈雍正亦貴臣乎且
既云凡士凡者總舉之辭也則室老亦在其中傳
不當別出室老既別出室老則此士不得曰凡士
而必有所專指可知也邑宰稱士又見於曲禮及
雜記敖氏易之非是
又按敖氏謂士有臣上經臣爲君節辨之詳矣然

於此經公士猶遵注誼也至淩氏廷堪并此經注誼破之釋公爲諸侯以士大夫連讀謂爲侯國之士與卿大夫夫士大夫而冠之以公將以別於天子之士大夫乎然則天子之士大夫其衆臣爲之服何若也歧路之中又有岐焉移此訓以解傳則公卿大夫室老一語謂諸侯之卿大夫之室老傳鮮有此煩複之辭南宮縚之妻之姑以婦人又何故似煩複實非煩複也其屈傳從我也拾敖氏之唾餘變本而加厲不意淩氏乃出於此

又按郝氏敬說子尹竹邨兩先生辭而闢之矣盛

氏世佐申之則胡氏所云雖彌縫而終齟齬者也王氏引之主持郝說而小變之其證成郝說者曰喪大記君之喪大夫食粥士疏食水飲大夫之喪室老食粥衆士疏食水飲爲其君食粥則服絞帶菅屨爲其君疏食水飲則服布帶純屨此等殺之相準者也錫恭謂喪大記言疏食水飲者君之喪又有夫人世婦諸妻大夫之喪又有妻妾豈亦布帶繩屨乎彼食之殺由賤而病輕指諸侯之士此大夫之衆士服之降由正君上厭誼各有主合之則兩傷烏得相準也其小變郝說者一則以傳之公卿爲衍文

彼見鄭說上言公與大夫下但言衆臣而不言士文不相應以此巧避譏彈然如王說經兼舉公大夫而傳單釋大夫又爲經傳不相應夫傳單言大夫者正由經言孤卿大夫故也何不反其本而思之也一則以室老士連讀與上引喪大記衆士相應然王氏難鄭君謂公卿稱公士不見他書傳亦思室老士之稱曾見於他書傳乎何其苛於責人而寬於恕己也

金氏榜禮箋以記云衰三升有半爲布帶純屨者言之錫恭按布帶繩屨者衰固三升有半而非獨

布帶純屨者衰三升有半也經傳著衆臣服之異者備矣而不言衰明衰與凡爲君者同也則臣爲君之衰皆三升有半也金氏說本戴氏震破記注正服誼服之說斷不可從

又按服之有厭主乎三綱子厭於父妻厭於夫而臣亦厭於君其他無所厭也父之厭子夫之厭妻皆降其身之爲人服此公士大夫厭於天子諸侯則降其臣之爲之服厭同而降不同者彼主乎親此主乎誼不以誼降其親者條理不可紊也其身之誼服若爲君及從君之服既無可降必降其臣

之爲之而厭之誼乃著也不降其貴臣而降其衆臣者衆臣多多者爲禮之常而厭之誼乃衆著也